



【人生随想】

量人为出话往事

□许志杰

生活是一个不断积累、扩展的过程，同时又是一个把握进出两端、寻找平衡的技术活。前两年夏天到黄河流域做古村落民居调查，在寨卜昌村一座曾经辉煌的内宅院门上方，看到一块精美的砖雕，上刻四个大字“量入为出”。端详良久，颇费思量，字面好解，字外可是海阔天空、千山万水了。

我等之人谈得上口袋里有几个钱，应该是从读大学开始的。此前，我可掌握自主支配权的“大钱”，好似从未超过5毛。那是奶奶每年回家临走时给孙辈们的贵重礼物。唯独一次，手里的钱超出了5毛，是早晨上学扫院子时，在一堆草丛里捡的“不义之财”。记得总共8毛钱，一个5毛、一个两毛、一个1毛。那一次本来是有实现当天“财务自由”的企图，也最接近目标，可是，下午上学的时候，一个同学报告说他在校园草丛里捡到了5毛钱，并将钱交给了老师，老师在放学前的班会上对这位拾金不昧的同学进行了好一顿表扬。这事对我刺激很大，一直揣在兜里的8毛钱，一下子成了烫手山芋，本来就有些惴惴不安，怕失主找来，瞬间跌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。如果在这时候说自己捡到8毛钱，老师肯定会产生疑问，哪有这等巧事？更不敢带回家，要是让母亲发现，不管这钱咋来的，没有及时交给老师，就是大错。怎么办？

就在我束手无策、心乱如麻之时，刚刚受到表扬的那位同学的母亲出现在教室门口，老师走出去，一会儿回来宣布上自习，她和那个同学出了教室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家长突然来了，想必此事有蹊跷。趁同学们议论纷纷混乱之际，赶紧把用纸包得严严实实的8毛钱悄无声息地扔到脚底下踩住，然后装没事人似的念起了课文。

老师和同学回来了。老师说，刚才这位同学的母亲告知，家里的1块3毛钱丢了，同学捡到了5毛，已经交给老师。还有8毛钱没有下落，现在下课，到院子里去找，也希望捡到钱的同学下课后交给老师。很显然，老师已经掌握了事情的全部。行文至此，很多人可能已经猜到了故事的结尾，很喜剧，也很仓促，就是小孩自编自导自演的幼稚剧。我前排的同学在自己的座位下找到了8毛钱，交给老师，获得表扬。老师心知肚明，都是小孩子，一枚完整的虔诚顽童。让人敬佩不已的是，我们那位美丽善良的本村民办女教师，始终没有将此事原委透露一个字，她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学生、对学生有爱心的好老师。

或许，这是一个早被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搁置脑后的小故事，谁没有小的时候，谁小时候没有仨俩小故事，要不还叫小时候吗？

读大学的时候，母亲是按学年发给我生活费的，每半年80元人民币。虽然母亲说不够就这些，实际上她是经过了精打细算，根据各项开支核定的80元。开头两年一点没问题，甚至还有

略微结余留到下个学年。后来，偶尔和同学整杯扎啤，看场电影，尤其是买书的频次加快，从前严格遵守的财务制度一步步走向瓦解，手头慢慢变紧了。这事在给爷爷的一封信中，我委婉动听地“唱”了一曲，没想到疼爱孙子的爷爷二话没说，悄无声息地寄来了20块钱。这20块钱放在现在不是大钱，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显得尤为金贵，很可能是一大家子人数日的生活费用。

一个同学说，那会儿谁有钱谁没钱，一看就知道。就那几个小钱，不值当存银行，都是随身携带，或在书包某个不易被发现的位置缝个布袋，把钱存放在里面，还时不时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摸一下放钱的口袋或书包。这就是当时大学生的普遍生活状况，大家手里都没有几个钱。背起书包上课堂，坐在大学教室或图书馆里听课、读书，才是我们的第一追求。

回到我自己的故事。收到爷爷的汇款，我心里并不踏实。母亲说得很清楚，我一个学期的费用就是固定的那些，其他如姐姐给个三五块，可以自由支配。像爷爷这样一次给20块钱，占一学期整个开销的四分之一，不是小数。去了几次书店，看上《说文解字》《古代汉语词典》等几本书，都是揣着钱去，又空着手回来。还想订《读书》杂志，也没敢出手，最后只订阅了两分钱一份的《北京晚报》，半年总共3块6毛钱。想来想去，没敢动爷爷给的20块钱。

钱还没花出去，风声已走，估计是爷爷不经意间漏了天机，被父亲敏锐觉察。那段时间我正在跟父亲通过写信的形式，提出是不是可以买一双皮鞋的大胆设想，父亲一直没有回信。好久之后，收到了父亲的来信，他先是说了买皮鞋的事，说已经与我母亲商量的了，可以，等他来济南的时候，一起去百货大楼选一双，或者放假回家时由姐姐陪着去买。父亲借机深入浅出地谈了一些读书与穿着的道理，最后隐约说到我向爷爷要钱这事，虽未明说，却已经让我感受到巨大压力，不得不给父亲回信说，皮鞋不要了，以后再说，同时就跟爷爷要钱之事主动承认错误。

接下来的续闻，可能大家又猜到了，我有了自己第一双真正的牛皮鞋。爷爷每个学期都会寄给我20块钱，到大学毕业，一共80元整。父亲没再问及，爷爷滴水不漏，契合着我的幸福。

与“量入为出”字义相近的词汇还有几个，感觉都没有“量入为出”所赋有的精神价值那样朝气蓬勃。前面提到的寨卜昌村，位于河南省焦作市黄河故道。河南焦作一带古称怀庆府，缔造了怀商文化，孕育了怀药四大珍品——怀山药、怀地黄、怀牛膝、怀菊花，这里是著名菜系洛阳水席的源头，又是近代重要的冶铁基地，历史上曾经富甲一方。寨卜昌人把“量入为出”作为家训刻在大门之上，明镜高悬，即便如今人们的消费观念与金融意识已发生巨变，“量入为出”仍然光芒四射。

（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高级记者）

□安立志

网上有个帖子论十大“三绝碑”。看了以后，会心一笑，20年前我曾议论过这个话题，没想到话题重提，热度不减。

“三绝碑”是对古代碑刻的一种评价。所谓“三绝”，不外三要素——名人、名文、名书（书法），也有人加上名刻，不过那不是主流。就其功能而论，刻石立碑是对古代名人的纪念。因此，名人是实质、是主体，名文、名书是形式、是载体。

在当今书法圈，评价碑刻的某些标准，不仅名人这个主体、实质被忽视了，甚至名文这个形式、载体也被忽视了，只剩下作为记录工具的书法——这个纯然的载体与形式。古代为一些名人贤士树碑立传，肯定不是为了让人拓片、临帖、练习毛笔字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彰扬他们的功业或言行，从而为后人提供楷模与镜鉴。

窃以为现存最著名的“三绝碑”有两块，都是唐碑，一是陕西麟游的“九成宫醴泉铭”，记录唐太宗在经历了隋末战乱之后，休养生息，修旧利废，修缮九成宫的故事。碑文的撰写人是初唐政治家魏征，而碑文书法则是初唐名家欧阳询所提供。他们三人构成这块“三绝碑”的三要素。另一块是四川成都的“蜀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”，顾名思义，该碑纪念的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一生功业，碑文由中唐政治家裴度撰写，由中唐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丹。柳公绰是柳公权的兄长，书法成就“不俗于弟”，这是“宋四家”之一米芾对他的评价。

所谓“三绝碑”，至少对碑刻上的名人、名文、名书是同等看待的。但一些人重视这些碑刻的立场与态度，仅仅是出于碑刻的书法价值。这一风习，并非新问题。晚清的叶昌炽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金石家，他坦承：“吾人搜访著录，究以书为主，文为宾。文以考异订讹、抱残守阙为主，不必苛绳其字句。”他甚至这样说：“每得一碑，惟评鹭其文之美恶，则嫌于买椟还珠矣。”可见，这类倾向已有上百年。

书法家启功先生接过叶昌炽“买椟还珠”的话头，题下一首诗：“买椟还珠事不同，拓碑多半为书工。滔滔骈散终何用，几见藏家诵一

通。”（《论书绝句》）他对陕西那块“三绝碑”作了分析，唐太宗之事，魏巨鹿之文，欧渤海之字，“俱一时之上上选也。然今之宝此碑者，一波一磔，辨入毫芒；或损或完，价殊天地者，但以其书耳。至其文，群书具在，披读非难，而必挂壁摊床，通观首尾者，意不在文明矣。”

很多书法家只注重字，并不关心文。一块名碑矗立眼前，碑文主人、碑文内容并不重要，他们瞳孔里只有“永”字八法、法度布局，“横”如千里阵云，“点”如高峰坠石，“撇”如陆断犀象，“折”如百钧弩发，“竖”如万岁枯藤，“捺”如崩浪雷奔（《笔阵图》），这是他们眼中碑刻的真正价值。在成都“三绝碑”前，他们观摩柳公绰的书法，却对诸葛的功业、裴度的文章视而不见。面对陕西的“三绝碑”，他们看重的是欧阳询的书法，至于唐太宗的事功、魏巨鹿的文章，从不留意。碑刻之上记载了前人的事功，然而，“每见观碑之士，口讲指画者，未尝有一语及史事，以视白头宫女，闲说玄宗，情殊冷暖，其故亦有可思者。”正如启功所批评的，“文且无关，何有于事？事之不问，何有于人？”史籍、简牍、铭文、碑刻同样是历史的载体，舍本逐末，揆重珠轻，何来以史为鉴？

我国历史上不乏因文传世的名楼，比如王勃之于滕王阁、范仲淹之于岳阳楼；也不乏因书传世的名碑，比如这“三绝碑”。“自书法言之，崇碑巨碣，得名笔而益妍；伟绩丰功，借佳书而获永。是知补天之石，尚下待于毛锥；建国之勋，更旁资于丹墨。虽燕许鸿文，韩柳妙制，于毡蜡之前，仅成八法之槁，又何怪藏碑者多而读碑者少乎？”名书为“三绝”之一，毕竟书法也是很重要的。刘禹锡《论书》中专门研究过写好字的重要性，“会写字”只如衣食住行的御寒、充腹、避湿、代劳而已，而“写好字”却如文章道泽、精良海陆、闾门丰屋、华舟绝足，追求是不一样的。稍具史识的都知道，书法家不是专门的职称或职业，以众所熟知的欧颜柳赵、苏黄米蔡来说，他们既有自己的“专职工作”，又是作家，没有一个是专业书法家。若只是字写得漂亮，在文化积累上似乎欠缺了一些。

（作者为山东管理学院原副院长）

【文化杂谈】

三绝碑